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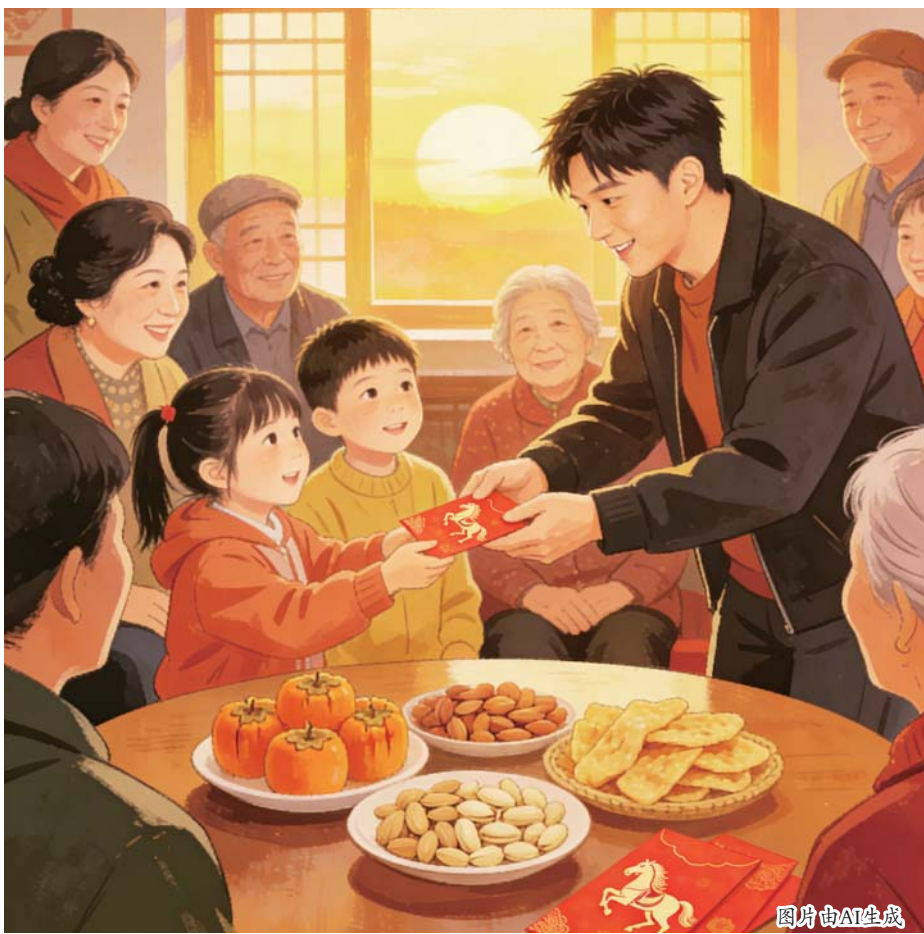
拜年

张宗祺

林俊杰连忙上前，接过竹篮：“大娘，快进来坐。”王老太掀开蓝花布，里面是几个刚蒸好的糯米团子，还冒着热气，带着竹篮的清香。“没啥好拿的，今早新蒸的，加了红豆沙，想着你爱吃。”她从衣兜里慢慢摸索，掏出一方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崭新的十元钱。

“这是给您的红包。”老人把钱往他手里塞，“马年，小辈给长辈拜个年，图个平安。我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人。”

林俊杰的手，与烟气僵在半空。



图片由AI生成

马年的春风，是踩着淮河滩未化的淤泥来的。林俊杰立在堂屋八仙桌旁，指尖轻轻抚过浆洗得平整的蓝布桌布，只听见门外的石礅被风卷着，在空场上滚过几声沉闷的回响。

这是他退下来，回泮河乡下养老的第三个正月初一。

堂屋盖得敞亮，大梁是特意托老木匠选的老榆木，梁头雕着浅淡的马踏飞燕，暗合今年生肖。八仙桌上，柿饼码成小丘，瓜子花生盛在竹簸箕里，刚炸好的麻叶金黄酥脆，满是皖西乡下最本分的年成味道。桌角一叠红包最是惹眼，红得端正，像一簇静燃的小火。为换这叠新票子，他特意赶早班车去镇上银行，排了半小时队。红包封面上印着奔马，摸上去硬挺，带着新鲜的油墨香。

“门得开着。”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像从前在政府大院子家属楼那样。那时的正月初一，从不用等。天刚蒙蒙亮，楼道里的脚步声便如潮水涌来，亲戚的嗓门、同事的笑、邻居孩子的闹，挤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空气里都是甜甜的气息。他坐在沙发上，一手攥着红包，听一声声“林主任新年好”，心里暖得发烫。那是热闹，是体面，是被人围着的人间滚烫。

如今退了，城里屋子憋屈，他便回泮河，盖了这一院气派砖瓦房，院墙雪白，门楼端正。原以为，年该过得更敞亮、更热闹。

晨光从东窗斜斜切进来，在门槛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林俊杰搬一把藤椅，守在门墩旁，目光越过晒谷场，落在村口新修的水泥路上。路平整如带，一直伸向远处的杨树林，安静得没有半个人影。

他等。等第一个踏进门来的人，等那一声迟来的拜年。日头从东移到南，又缓缓斜向西天。桌上麻叶软了，柿饼落了一层薄尘。风从敞开的大门灌进来，掀起帘布，哗啦响，像有人在无人处轻轻翻书。

村里广播响过三回，先是马年的歌，后是村干部喊人领春联。远处零星鞭炮声，孩童嬉闹声，声声都在村巷里飘，唯独这敞亮堂屋，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乡村的冷清，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凉。人一退，院子就空了。林俊杰望着满桌瓜果、一叠红包，忽然觉得，这些精心准备的热闹，像一场无人应和的独白。

人这一辈子，多像泮河水里的水。涨时浩浩荡荡，退时悄无声息。连个脚印都留不下。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青石板上，像一张被岁月揉皱又摊平的纸。

林俊杰轻轻叹口气，起身，准备关门。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脚步声。

很轻，很碎，像春雨落在窗台上。

他猛地抬头。门口站着村西头的王老太，挎一只旧竹篮，篮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蓝花布。去年冬天她摔了腿，是他开车送进镇卫生院的。

“林老师，给您拜年了。”老人声音沙哑，扶着门框慢慢挪进来，“我腿不利索，来晚了。”

清早，解董事长的电话便来了。他办事还是如22年前一样高效。昨天我询问的事，这么快就有了眉目，他邀请我再回去一趟，协助工商局注销我在原公司的监事职务。坐上高铁，我思绪伴着飞驰的列车，回到那曾奋斗八年的地方……

2004年，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董事长收购了一家企业。得知我当时的工作内容，与他新公司的经营方向同质，于是向我伸来橄榄枝。于情于理，我都应该鼎力相助，便辞去芜湖国企工作，义无反顾地直奔六安，加入解总团队任副总经理，开启梦想新征程。

初来六安，我住在厂内。工厂坐落在火车站旁。李书记唯恐我生活不习惯，硬是在市中心另租了一套房。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公司给了我最大的权限。从员工到中层，都给了我莫大的信任。我对人、财、物合理调配，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时值外地同类产品进攻六安市场，本地企业唯有奋力一搏，才能夺回市场占有率。经过一年的艰辛努力，我们以绝对优势，实现了销售额增长。我深深感谢所有领导和员工的支持！毕竟一人难挑千斤担。

趁着形势大好，团队奋勇向前，连续三年助力企业高速增长，确立了企业新高度。我视六安为第二故乡。

企业日新月异的变化，自然引起市政府和区委的关注，一块“六安市十佳民营企业”的金色牌匾挂在会议室墙上。多么激动人心的认可与褒奖！这份方热土，再一次把美好刻在我心田。

2007年，为了开辟国际市场，公司新建控股子公司，主打加工速冻蔬菜。解董事长从工厂选址、工艺流程图修改，直至奠基第一根桩落地，无不亲力亲为。他办公室里的灯光，常常与晨曦相接。当电机的轰鸣声，在标准化厂房内响起，六安人引以为豪的新闻，迅速传遍大街小巷。高品质产品很快获得日本及韩国订单。凭借本地资源优势，既解决了社会部分“三农”问题，也拓展了海外市场。因新公司组织架构需要，我出任监事一职，这便是上文提到的问题。

2012年，因个人原因，我不得已辞去在六安的工作。那一晚，我徘徊在小区里，用脚步丈量着在六安八年时光。

早晨，送行的驾驶员按响轿车喇叭，提醒该走了。轻轻锁上门，我把万般不舍关在门内。坐在回芜湖的车里，窗外风景模糊了，我多次抬手拭去那思念的泪水。从此，六安的一草一木便成了永恒的乡愁。

后来无数次梦中：我又站在“小华山”那座桥头；也梦见销售公司王萍和大菊子手捧鲜花，与同事们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感动得我这位从不过生日的外乡人潸然泪下；皋城广场象征革命的火炬雕像、三里桥菜市场、皖西学院食堂，这些地方，你们可记得我磨破的鞋底？淳朴热情的同事家大厅、凳子上都有我留下的体温……

今天我又来了，列车窗外广袤无垠的稻田，收割后遗留的稻秆，依旧能闻到那股淡淡的清香。近了，新建的六安火车站，我已经看到您朦胧的身影。二十七年的时光，革命老区六安，早已新颜换旧装。相信六安的山、六安的水，也从未把我遗忘！因为你们也被我一直装在心房，六安的那方土地，处处都有我熟悉的味道。

列车进站，缓缓停稳。我本次的行程虽是从法律意义上与公司做个告别，但那份历时22载却未曾消减的热情告诉我：这种情结是永远无法注销的。

心迹

张健

五世缘

张太铸

爷爷、爸爸、我、儿子、两个孙子，咱家五代人，都与肥东有缘。这或许就是物理学中所谓的量子纠缠吧。

爷爷在世时，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你哥在北京，你在合肥，你俩都在为国家做事，都要向包公学习，不能贪污受贿。”哥哥每次从京返乡，我都把爷爷生前的忠告向他重述一遍，特别是他晋升到正厅、博士后，每次见面我都向他重复爷爷的忠告。而我，一直以爷爷提及的包公来激励自己。每次去肥东办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包公，也因为包大人，我爱上了肥东。

爸爸年轻时，咱家闹儿儿荒，口粮不够，爸爸就和本村的杨叔、陶叔去长丰、肥东境内挑山芋干。凌晨四点从舒城老家动身，步行到合肥已天黑，再从合肥向北二十多里，一路摸黑前行。到了长丰县境内，随身携带的锅巴已吃光，三人找了一间牛棚住下。口渴难忍，三人便找了个池塘，把嘴伸进池塘里，痛快喝个饱。

次日天亮，三人看着池塘里目瞪口呆——原来他们昨夜喝的是牛拉屎拉尿的小池，三人喝了一肚子牛屎。更不幸的是在后头，当地村民说饭都吃不饱，哪来山芋晒成干？一打听，邻县的肥东有卖山芋干的，三人又直奔肥东边境，好不容易每人买到一百斤山芋干。爸爸说：“当年在肥东买的那一百斤山芋干，可救了我们家人的命啊。”

1999年我进报社见习，2000年成为正式记者。那时候流行遛名片，我的名片上印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包公。很多人都说我的名片颇有个性，只因我的名片上写了一句话：“我一生中崇拜的人：包公。”所以只要见到肥东人，我就说：“我与肥东有缘，因为我最崇拜的包公就是肥东人。”

2014年，我刚入住南艳湖一带，认识一对开饭店的夫妻。这两人很实在，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后来夫妻俩都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肥东人，顿感缘上加缘。夫妻俩一儿一女，女儿长得聪颖秀丽，水灵灵的大眼睛，美若天仙。我心里想：这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啊！突然念头一转，想到做自己的儿媳好？于是我有想把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带到这对肥东夫妇的饭店，一来二往，儿子和这丫头产生感情，最终成了我的儿媳。我在心里量着在六安八年时光。

呜……呜……一声火车的鸣笛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哦，山海关到了。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了一个懒腰，看了看手腕上心爱的钟手表——凌晨四点一刻。

火车票按预定时间在山海关改签后，我们玩了大半天，晚上八点十分再乘火车去哈尔滨。这是1985年5月30日。

安徽一行八人，在省总工会领导带领下，赴哈尔滨参加全国读书自学成才表彰大会，我是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跨省远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获得全国性表彰，心中激动不已。

省领导安排有方，我们提前三天就从蚌埠出发了。一路北上，吃了德州扒鸡，尝了天津“狗不理”包子，游了北戴河的海滨沙滩，看了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一路人潮澎湃，快乐无比。这或许算是对我们几个“先进”的犒劳与奖励吧。

6月1日开会前一天，我们顺利抵达哈尔滨。

此行让我引以为荣、终身难忘，但最难以忘怀的，是在山海关火车站，晚上临上火车前发生的一件小事——虽微不足道，却令我记忆

暗暗窃喜：这儿媳将来无论给我添孙子还是孙女，眼睛绝对又大又圆。如今，两个孙子双眼果然又大又圆。

我与肥东有缘，我儿子与肥东更有缘。古语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我儿今成了半个肥东人，他这辈子已与肥东结下不解之缘，儿媳的肥东娘家，也成了我儿的第二个家。

2017年底，我大孙子出世。儿媳和我都住在合肥，我希望儿媳去省妇幼保健院或安医二附院分娩，毕竟省城的医疗条件好些；儿媳说要去肥东中医院。下午五点到，五点多就生了。我走出肥东中医院的正门一看，北门口竟然是包公大道，心想：我这辈子永远都与包公和肥东有缘吗？

大孙子是个肥东人，出生地也在肥东。最难解释的是，儿媳没选择位于撮镇路的肥东县人民医院，而是直奔位于“包公大道”的肥东县中医院。这让我不禁想起2000年从事记者时名片上的那句话：“我一生中崇拜的人：包公。”

我小孙子2025年5月出世，儿媳说小宝的名字要带上“张股”两姓，全家都赞同。我干脆取名“张股周唐”，涵盖史上三个重要朝代：殷朝、周朝、唐朝。我和儿子姓张，亲家和儿媳姓周，亲家母姓周，我爱人姓李（注：唐朝的国姓是李）。咱家历来发扬民主，我取的“张股周唐”未获通过。儿子、儿媳又商量让小宝随母

入户，我说：“好，我们家与肥东有缘。”

现在，小孙子的户籍所在地是：肥东县店埠镇……前不久，肥东的村干部通知儿媳去肥东领二胎生育补贴。晚上回来，我抱起小孙子，一边亲一边逗他说：“咱家五代人都与肥东有缘，你落户肥东，不仅与肥东有缘，你和你妈还是正宗的肥东人！”

“八毛钱一碗，行么？我们每人来一碗。”没想到，领导也会砍价。

经过我们领导和青年妇女用各自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轮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一元钱一碗成交。

“俺妈，俺妈，给五毛钱，我和弟弟买‘拨浪鼓’玩。”当我们在帆布棚里等吃的时候，两个六七岁的男孩子边嚷边跑进棚里来。

“出去玩去！中午才给你们五毛钱，现在又要钱。”青年妇女不再说“普通话”，和孩子的对话，纯粹是淮河流域的霍邱话。

我瞬间被这熟悉的乡音吸引，转过头来，用同样的乡音问道：“大姐，你的老家是哪里的？”

“安徽的。”

“我们也是安徽的！你是安徽什么地方的？”

“霍邱的。”

“我也是霍邱的！”

“霍邱的？你是霍邱哪里的？”青年妇女一边盛水饺，一边用疑惑的眼光瞅了我一眼。

“霍邱城关的，东边是陈家埠，南边是俞林，西边是城西湖，北边是淮河。”我爽快又娴熟地回应道。

“哦，你真是霍邱的啊！我家是长集的。我们

老乡情

王玉珏

犹新，刻骨铭心。

离火车开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几个人的肚子开始“提意见”了，便一起走出候车室，寻找可以充饥的地方。站外四面空荡荡的，唯有站前广场东墙看角里，一个用帆布搭建的低矮小棚内，闪射出一缕微弱的光线。

我们顺着亮点找去，领导探着头问道：“你好！请问有吃的吗？”

“有，有水饺，有面条。”一个青年妇女的声音传了出来。

“水饺是什么馅的？多少钱一碗？一碗多少个？”我们领导继续问道。

“粉丝青菜馅的，一碗十个，一元二毛钱一碗。水饺大，你们每人一碗完全够吃了。”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外面雨夹着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天很冷，我缩在被窝里刷手机，发现满屏都在辞旧迎新、总结感慨。我没有给自己做总结的习惯，日子边过边忘，到了年末岁尾，上半年所经历的事情已经忘了大半。感觉自己老了，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但近两周发生的事，倒还记得三两件，有痛感，也有喜感。

先说说痛。上上周的星期三晚上，我去拿快递，眼神不太好，玻璃又太亮，门上还没有任何标识，我以为门是开着的，完全没意识到还有一层玻璃，就一头撞了上去。好家伙，当场头破血流！只觉得眼睛都要瞎了，我蹲在地上半天不起来，血顺着手指缝一个劲往下流。旁边的人纷纷询问情况，我痛得说不出一句话。有人递来一叠纸巾，我捂在伤口上，瞬间就被血染红了。等难以忍受的剧痛稍稍缓解，我没有抬头，面朝地面悄悄试了试睁眼——谢天谢地，还能看见！那一刻，在疼痛的罅隙里，我心里泛起的是满满的感恩。没伤着眼球，已是老天的厚爱，流点血、破个口子，都是可以承受的。

过路人帮我给家人打了电话，老公匆匆赶来，把我送到了医院。我的眼皮缝了九针，整个右眼四周青黑一片，而且淤青在两三天后还在往眼眶外缘扩散。

好心的路人还有医生，都问我有没有找到玻璃门的主人，说伤得这么严重，对方理赔是应该的，他们没理由不闻不问。我说找不到，流点血就当消灾了，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教训，以后做事情再也不能毛里毛躁。

再说说喜。伤口拆线后，我休整了两天，一个山妹子约我上山玩。山妹子嫁到山下的叶集已经20多年了，女儿都23岁了，身上的山风却丝毫未减，山里人的纯朴、热情、干练与麻利，依旧在她身上鲜活可见。

她熟练老道地给我介绍山里的各种物什：什么三月天豆、四月籽子、八月瓜，各种各样的野果，这野果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天豆不是豆，八月瓜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瓜，它们都是山中自然生长的野果，正因为没有正式的名字，老百姓才凭着喜好这样称呼它们。还有形形色色的树、各式各样的草、品种繁多的蔬菜，样样她都熟悉，处处她都门清。路过的人家，无论认识不认识，她都会笑着打招呼、聊几句家常。山妹子脸上总挂着笑容，浑身都透着喜感。

路上遇到一个缺口，我跨不过去，她就地拽来两截木头，往缺口上一搭，一条临时的路就有了。山坡下有个窝洞，我不明就里，她告诉我，那是山民用来储存山芋、白菜和萝卜的地窖。“这是自然形成的洞，还是人挖的呀？”她笑着说，是山民们自己挖的，别看洞口小，里面宽敞着呢！说着，她带我爬进她表叔家的地窖，啊，里面果然不小，能容纳六七个人，堆在拐角的红薯新鲜得很，就像刚采挖出来的一样。她告诉我，这里恒温恒湿，放在里面的东西能保存很久，有的甚至可以长达一年不变质。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一株好看的植物，她说这株可以移栽，“我帮你挖一棵。”话音刚落，她就跳过小河沟，钻进旁边的丛林里，还不忘回头招呼我：“你在路边等着，别过来，山路不好走。”她是怕我踩不稳山路，被旁边的荆棘划伤。

看着她如脱兔的模样，我忽然想，她本来就属于这片土地，如今重新回到这片土地，整个人都闪闪发光。她用蹩脚的棍子挖土，在错综复杂的根系中仔细捣鼓，很快就巧妙地把一棵花苗全须全尾地挖了出来，脸上始终带着笑意，仿佛做这件事轻松又惬意。后来我也试着挖了一棵，却怎么也挖不好。

我想，人生在世，各自行走，总会有一些刮刮蹭蹭、碰碰撞撞。我与一扇玻璃门碰撞，伤了脑袋，却收获了感恩与教训；山妹子与我一颗热爱自然的心碰撞，耀出了温暖的火花。

有疼痛的碰撞，有喜悦的碰撞，或许还会有伤心的、烦恼的、无可奈何的碰撞。原来，跌跌撞撞，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2025年的最后几分钟，2026年正迎面而来。

欢迎2026。我揉了揉眼睛，该睡觉了。

人生依旧，喜乐永远。

皋城封面(组诗)

木乔

风向标

一只只苍鹰，
张开麻灰色翅膀，
贴着独山镇大河沿
上下翻飞。

节令进入清明时节，
经历又一次升温过程。
这些消失在童年天空中的猛禽，
像探测环境的传感器
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风向标。

只钟情于青山绿水。
以翩翩起舞的方式，
通过一截河水，
爱上整条河流。

森村

森村坐落在六安城北，
紧邻淠河，村里面水多。
森村人搬出水窝窝，
依然可以回来工作。
水上公园，水上餐厅
民宿，沙滩露营地，儿童乐园，
包括艺术村，都会优先考虑
为森村人提供就业机会。

皋城封面

在圣人和封地之间，
历史和河流之间，
高山和大川之间，
瀑布和峡谷之间，
星辰和树冠之间，
森林和牧场之间，
稻穗和麦芒之间，
花香和果实之间，
生存和求索之间，
欣赏和陶醉之间，
文明和富强之间，
唱响文明之歌，
追随新老淠河
河水流淌的速度，

展开一幅画卷，
引领时代大潮，
托举一轮朝阳，
置业皋城封面。

毛坦厂

群山崇拜主人公礼让宾客的态度，
退往四方，眼前呈现一片开阔之势。
西门口春日的清明，
东门口秋夜的朦胧。

经由手艺人传承的手艺
精心修复：
初心的清凉，
冬日的暖意。

一络络下坠的雨丝，
饱含无限延长的活力，
丈量三进院落，四进院落，
五进院落，朴素的高度。

通过细微如石笋河
畅快流淌的节奏，
在后门菜园田地
与龙舒河交汇。

鲤鱼跃出水面的瞬间，
发出动人的轰鸣。
毛坦厂中学赢得的声誉，
是老街的隐喻和象征。

碰撞

黄圣凤

一家到山海关快五年了，从没遇见一个霍邱老乡，哪怕是安徽的老乡也很少见呀。”老乡是个语速较快的女人，听说是老乡，脸上满是极度的热情与激动。

十个饺子很快下了肚，领导和大家都争着付钱，可无论怎么推让，老乡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分钱。

“收下吧，小本生意，在外不容易。况且，我们不过一面之缘，或许还能再见面，或许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你这是图个啥呢？”

我真诚地劝她收下这八元钱，可好说歹说，她怎么也不肯收。她说过的那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一碗水饺算啥呀，我请你们都请不来呢！我五年没回老家了，今天看到老乡，高兴得不行了。你问我不收钱图啥，我啥也不图，就图以后你记得，山海关有个卖水饺的老乡就行了。”她一边收碗筷一边说，嘴角微微洋溢着兴奋的笑意。

直到最后，她也没收这八碗水饺钱。

时间过得真快，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更不知道她如今身在何方……当年那个青涩的“小辣妈”，如今也该是年逾古稀的老大妈了吧。

回想这些光景，我心中难免有些尴尬与遗憾，时常只能在远方默默地祈祷，祝愿她安度晚年，儿孙满堂，幸福安康。

从那以后，我也深深体会到，老乡之情，竟如此浓郁淳朴，如此厚重无价。